

长岭雁来

李迪



这个故事发生在美丽的鄱阳湖畔。鄱阳湖，中国第一大淡水湖，当地人管它叫海。四千多平方公里的水面，一望无际，烟波浩渺。碧水环绕的四十一个岛屿和七个自然保护区，使其成为世界著名的候鸟天堂。越冬时节，万鸟欢聚，飞起遮日月，落地不见草。

湖畔有个长岭村，绿荫似盖，青瓦如鳞，人间四月天。

村民沈红卫、邹玉莲夫妻，心眼儿活又肯吃苦，用自家的责任田和柴山，跟当地人换了一块荒地。良田换荒地，以少换多。多多少少？哎哟喂，连地面带水面，两百六十多亩！这块沿湖的荒地，靠近刘家楼水库，山丘沟壑，蒿草丛生。夫妻俩起早贪黑，挥汗如雨，两双手来两把锄，硬是把荒地变成水田和果园，山上种桃李，田里栽稻禾，又挖了鱼塘，建了禽舍，养鱼外带鸡鸭鹅，创办起一个生态家庭农场。

每天一早一晚，玉莲拎着稻谷来到池塘边，嘴里叫着，咕咕，喔喔！四处嬉戏的公母鸡就你追我赶蹿上前。她又叫，鹅哩，鹅哩！鸭和鹅就扑棱着翅膀飞上岸，不由分说跑来赴宴。

鸡鸭鹅，乐呵呵；夫妻俩，笑开花。

2017年正月初七，玉莲一早起来喂稻谷，忽然发现抢食的鸡群里多了一只“大家伙”！起先，她还以为是自家的鹅，定睛再看，不对，这“大家伙”黑嘴褐羽，黑头白脖，跟自家的鹅完全两样儿。不是自家的，它却不认生，大嘴二嘴地吃起来，不管也不顾。

红卫闻讯赶来，也看着新鲜。哎哟喂，这是谁家的鹅跑出来了？

玉莲说，我瞅着不像鹅呀？红卫说，像不像，三分样，不是鸡鸭就是鹅！你瞅它饿的，就让它吃吧，不缺它的口粮。回头谁家来找了，就让他们带回家。

这“大家伙”仿佛听懂了红卫的话，心安理得吃个肚歪，打个饱嗝儿，下水消化去了。就这样，一天两天，十天半月，没等到谁家来认领，却只见，扑啦啦，从天上又飞来一只。一模一样，大模大样，落进池塘就撒起欢儿。

从此后，两个“大家伙”日出而飞，日落而息，如人无人之境。

家里突然添了多口，鸭不是鸭，鹅不像鹅。红卫认真起来，就请行家来辨认。行家离老远就叫起来，这哪儿是鹅呀，这是大雁！

啊？夫妻俩又惊又喜，大张的嘴巴合不拢。

专家说，雁分好几种，在咱们鄱阳湖过冬的就有黑雁、灰雁、豆雁、斑头雁、鸿雁。这两位来客，就是鸿雁。别看它们成双成对儿，可都是母雁。姊妹花儿啊！

说着，专家就唱起来——
鸿雁向南方
飞过芦苇荡
天苍苍
雁何往
心中是北方家乡……
这支出名的歌，红卫也会唱，歌名就叫《鸿雁》。

会唱归会唱，喜欢归喜欢，可鸿雁不请自到，可把红卫忙坏了。为啥？因为专家对他说了，鸿雁已列入濒危物种名录，在全世界都受到保护。它们原本是来鄱阳湖过冬的，开春就飞到北方去。现在忽然选择在长岭安家，说明这儿草丰、水美、人好。你千万要保护好它们，不能有半点儿闪失。它们想留就留，要走就走，来去自由。在长岭一天，你就要负责一天！

红卫一下子忙起来，忙得寝食难安。白天要看好喂好，晚上还爬起来，打着灯到处查看，生怕草里有蛇或其他什么动物伤了鸿雁。稍有空儿，就打开手机上网，寻找鸿雁的词条，看它们有什么习性，看它们爱吃什么。哦，爱吃草，还爱吃小虾小蟹，这些岸上水里都不缺。再说还有稻谷呢，饿不着它们；哦，觅食多在傍晚和夜间，清晨才返回水中休息或游泳，有时也在草地上休息。好吧，有我在，你们想觅食就觅食，想休息就休息，保证安全。

当然了，更多时间，红卫都守在岸边观察这两只鸿雁。它们一天到晚吃草吃得厉害啊，田里一有小草就吃光，赶上除草机了。农场里还养了一公一母两只鹅，最初，两只鸿雁在池塘里与鹅离了一丈多远，不敢接近。个把星期后，就慢慢融洽了，玩到一块儿去了。你言我语，你喊我叫。后来，玉莲提着稻谷来到塘边，只要一喊，鹅哩，鹅哩！两只鸿雁就和鹅一起上岸来吃。稻谷不用去皮，直接喂，它们就直接吃。吧嗒吧嗒，吃得可香呢。再到后来，两只鸿雁吃惯了，早上不给稻谷就不下水，吃好了才下水。下午四点前后，它们又上岸来要吃的。玉莲说，吃吧，管够！

转眼到了八月。有一天，两只鸿雁突然从池塘里飞起来，飞得很高很高。从红卫家门前飞过，一直飞到山那边，瞬间无影无踪了。

没有告别，就这样匆匆离去了。想到与它们的朝夕相处，望着空荡荡的天际，红卫忍不住流下了泪。它们还会回来吗？

听说鸿雁飞走了，玉莲也急忙从家里出来，啊，它们就这样飞走了？连晚饭都没有吃！路上会不会饿呢？它们到哪儿去找吃的啊？

想不到，就在夫妻俩难过的时候，两只鸿雁又飞了回来。它们在天空盘旋了几圈儿，又落进水塘里，嘎嘎地叫着。好像说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舍不得离开你们！

夫妻俩喜极而泣。一切又照常了。咕咕，喔喔！鹅哩，鹅哩！鸡鸭鹅雁热闹成一大家。

这天，邻居老黄来了，想买走那只母鹅，要给他家的公鹅做伴儿。你家不是还有两只母雁吗？老黄说。

红卫两手一摊，鹅是鹅，雁是雁，两码事啊！

但是，他禁不住老黄死缠烂打。好吧，鹅我不卖，你先抱走吧。等你家公鹅过了劲儿再抱回来。

母鹅被抱走了。剩下孤单的公鹅与两只鸿雁相依为命。

本来鹅是不会飞的，可它看见两只鸿雁飞来飞去，不由得心痒，也跟着学。还别说，学着学着，还真飞起来了。只不过，飞不太远，也飞不太高。

玉莲说，哎哟，长本事了！红卫说，长岭尽出新鲜事！

可是，夫妻俩还没高兴够呢，这天就出了事。

下午，两只鸿雁突然飞起来，公鹅也跟着飞起来。这回，它不但飞得高，而且飞得远，直到天黑都没回来。夫妻俩急了，跑到山上到处找。当他们一无所获回到家时，发现两只鸿雁早已回到了池塘。可是，公鹅没有回来。公鹅哪儿去了？

这一夜，夫妻俩都没睡。几次好像听到公鹅叫，爬起来就往门外跑。

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天黑如墨。公鹅在哪里？

第二天一早，夫妻俩顾不得喂稻谷，又分头去找。

天呀，在高压线下，红卫发现了公鹅。它紧闭着双眼，早已僵硬成石头。它飞呀飞呀，飞不动了，落在高压线上，没站稳，从上面摔下来了。

在池塘边的草丛里，夫妻俩哭着掩埋了他们的心爱。

你没有离开我们，玉莲说，当我喊你吃饭的时候，你能听得见。

这时候，有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了池塘边，怀里抱着两只鹅。一公一母。这是邻居老黄。

老黄放下两只鹅，悄悄来，又悄悄地走了。

春暖花开了。两只懂事的鸿雁都生了蛋。

让红卫夫妻俩没想到的是，鸿雁不仅生了蛋，还孵出了孩子！

这是跟公鹅的孩子。毛茸茸，天真又可爱。

这可真是奇迹呀！玉莲数了一遍又一遍，到底也没数清有多少只。

红卫对这些小宝宝说，你们到底是雁呀还是鹅？

小宝宝们叽叽喳喳。好像说，我们不是雁，也不是鹅。

红卫笑开了，那我以后就叫你们雁鹅吧！

小宝宝们又一阵叽叽喳喳，好啊，好啊，我们就是小雁鹅！

鸿雁不像母鸡，一天生一个蛋。它们今天生一个，也许后天再生一个。一生下来就用草盖住，不让人发现。生得差不多了，鸿雁就孵起来。孵累了，要吃要喝了，公鹅就去替换。

更有趣的是，老母鸡居然也帮上了忙，把鸿雁生的蛋抱在翅膀上，来回翻动着孵，一次能孵十多个。小雁鹅破壳出头了，老母鸡咕咕地当成自己的孩子养。小雁鹅能吃能喝，长得很快，马上就出落得不像小鸡了。老母鸡仍旧不奔不离，咕咕地带着到处跑。忽然有一天，小雁鹅下水了，老母鸡吓得惊慌失措。这时，鸿雁拍着翅膀赶来，带着小雁鹅在水里学游泳。哦，来了游泳教练，老母鸡这才安心了。

有两只鸿雁在长岭安家了！春风把喜讯传遍四方。报社记者来了，十里八村的乡亲来了，摄影爱好者来了，爱鸟护鸟的志愿者也来了。两只鸿雁成了“网红”，喜气洋洋地迎接八方来客。

有记者问夫妻俩，以后你们会卖雁鹅吗？

红卫连连摇头，不卖，不卖！人鸟共家园，同在蓝天下。这是我们长岭的传奇，也是鄱阳湖的传奇。到了九月，小雁鹅就会有一百多只啦，我要让它们妈妈带着它们，飞遍鄱阳湖，去看一看青山绿水，去迎接首届鄱阳湖国际观鸟节！

制图：蔡华伟

遇见

老余炖的汤瓶鸡，一绝。我千里迢迢从北京过来，一定要赶到小饭店去吃个汤瓶鸡。老余的小饭店在大山深处，国道边上，一路七弯八绕，才能在小饭店里吃上一顿。

放下筷子，却是深深的满足：“道道菜都好吃！”

小饭店开了三十年，如今已成风景。饭店老板兼首席大厨老余，是风景中的风景。老余技艺满身，会做菜还能聊天。会做菜不稀奇，一介大厨，没有几手绝活，怎么行？没有推陈出新的功夫，怎么在饮食丛林里屹立不倒？所以作为大厨，手中一柄铁勺，那是安身立命的武器，舞得天花乱坠，舞出一朵花儿来，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事，吃饭工具而已。但能聊天，就不一样了。

老余聊天，并非瞎扯。老余聊天，是海聊，神聊，就如说书一般，娓娓道来，使人如沐春风，如浴温泉，一席终了，宾主尽欢，来者神清气爽，依依拱手作别。老余有如此功力，那是因为：一，老余有聊天的天赋；二，老余肚里有故事。有时候，你真说不好那些食客来到这里，到底是为了吃老余做的汤瓶鸡呢，还是为了听老余讲故事。

但老余最好的本事，乃在书法。四十年前，老余还是小余，小余还是村庄里小学校的代课老师，小余老师在教孩子们识字的时候，认识到把字写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于是他开始学写字。后来，他出了门，打工谋生，不得不把手中的毛笔也放下了。

一人一瓶啤酒，我和当年的小余、现在的老余，面对面坐着聊天。老余说，这家小饭店，其实不只是家小饭店。我的理解是，这既是老余自我修行、观照内心的地方，也是老余结交众生、看见世界的地方。

怎么说呢，老余1985年从外地回到老家，跟妻子一道，在镇上开了一家饭店，名曰“春燕”——春天的燕子飞回来了。就此，老余开启了他作为一名厨师的生涯。从此以后，锅碗瓢盆，油盐酱醋，老余的日子充满了人间的烟火，充满了扎实的幸福。

几年之后，小饭店挪了地方，转移到百步远的一幢小木屋。老余又把饭店的名字改为“途中”，一直用到现在。

我问老余，“途中”何谓？

老余答曰，活着活着，越来越明白，人生永远是在半道上。比方说吧，我老余菜烧得好，方圆百里，大家都知道我老余厨艺不错，这就到顶了吗？不可能。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。开饭店挣了钱，日子过得舒坦起来，我就可以跳跳二郎腿了吗？远着呢。人活着，哪里是为了挣钱？一天不干活，我一天就不痛快。这是为了过得充实——那我老余，为什么还要写字呢？写字，那是我的爱好，是心里真正喜欢的事。后来我把这个爱好又捡起来了。我一拿起笔，笔墨一动，宣纸上划拉出笔画线条来，嘿！我的精神就愉快了……你说，我是不是，每件事，都是在途中？

老余见我点头，又说，你再看看这个“途”字。余，在走路。说明我老余，一直是在路上的。这是一种快乐。一路上看看风景，不是很好吗？现在老余一有空，就钻进二楼的书房，在那里练字。他一钻进书房，身上的烟火气就消失了，就有了书卷气，有了沉静气。他习的是王羲之的帖。我问老余，写字跟做菜，有相通么？老余说，异曲同工。做菜要掌握火候，知道什么时候加料，写字要懂得运笔，熟悉

厨师的书法

周华诚

笔墨的性情。

这么一想，老余说得真对。做菜，写字，道理是相通的。说白了，是一种悟性，是你对工具的熟悉。你对对笔墨与纸的关系，或者对菜肴与水火的关系，了解透彻，运用娴熟之时，这些东西就会成为表达内心的一种工具。工具不再重要，内心才变得最重要。

这就是境界。这也是人生。

对老余来说，做菜的时候，锅铲就是他的毛笔；写字的时候，毛笔就是他的锅铲。做什么不重要，用什么心思去做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比方说吧，有一回，有熟客要接待朋友，让老余煨好二十个汤瓶鸡，第二天中午送到县城去。老余想来想去，决定不送。不送，不是因为老余耍大牌，也不是嫌路太远，更不是炖不出那么些鸡。真正的原因，是老余知道他的汤瓶鸡，只有在这个山高林密的路边饭店，味道才正宗。他煨汤瓶鸡，要用木炭火，煨上三小时。快了，猛了，出来的味道都不对；煨好送去，肉老了，汤凉了，味道更不对——到时，岂不是要砸他的招牌呢？

也只好得罪一下熟客了。

老余开店几十年，三教九流的人，都见识过，都打过交道。老余听话听音，三句话一接，就知道对方的身份甚至口味。

现在，老余也是偶尔才下厨了。他下厨已不再是为了挣钱。就像他写字，不是为了搞艺术一样。人家说，老余，你的字这么好，可以去参加省展、国展了。老余摇头，说不去。人家王羲之、张旭，有没有参加过省展、国展？肯定没有嘛。人家又说，老余，你的饭店这么有名，怎么不多开几家分店，搞一个连锁。老余也摇头，我只要一个小小的店就够了。

继续喝酒，聊天。老余说，做菜跟书法，还有一个相通的地方，就是永远没有第一，也永远没有终点——不过都是“途中”。

我盛了一碗鸡汤，慢慢喝了，味道真好。溪鱼、老豆腐、丝瓜、红烧肉，道道菜都好吃……

泥土芬芳

在田野上

晓寒

午后，没有风，太阳可能是累了，把自己藏了起来，天闷热。

我推开葡萄园的门，门是铁丝编织的，漆成绿色，布满规则的方格子，打开时悄无声息。一根根葡萄藤从头顶的架子上爬过。叶子绿得炫目，似乎是画上去的，堆积的地方，把我和天空隔开。正是成熟季节，葡萄一串串垂下来，少许的红，水红，光打在上面，有了透明的意味，像山中的小木屋里悬着的珊瑚珠子。多数是深紫色，也可以说是黑色，如深情的眸子，好奇地窥视我，我听得见它们汁液的流动，沉稳而缓慢，如一条秋日傍晚的流水。我沿着葡萄架走，泥土湿润，一脚踏下去，柔软自最初接触的地方传来，身体里仿佛有了泥土的气息。

没多久，看到几个女子在摘葡萄，她们仰着头，一手抓葡萄，另一只手拿剪子，喀嚓一声，一串葡萄便剪了下来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身边的篮子里。篮子里的葡萄渐渐多起来，闪着黝黑的光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些女子都是附近

的村民，从葡萄园筹建开始就在这里打工，起垄、除草、点苗、施肥、搭架、剪枝，看葡萄园一天天壮大。葡萄园不仅仅为她们提供一份工作，还成为她们情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在园子旁的一栋小楼里，我见到几个人半蹲着，递纸箱，装葡萄，封口，动作娴熟，有条不紊。胶纸“嘶”一声，一箱葡萄转眼就装好了，箱子一个接一个垒起来，货车已经停在门外，司机开着空调，坐在驾驶室里等着装车。园子的主人也在，一个中年汉子，操着外地口音告诉我，这个葡萄园有一百五十亩，以每亩五百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中租赁，所以葡萄园经营得很顺畅。丰收的年头亩产达到两吨，销量一直很好。他边说话边忙活，脸上堆满笑意，看得出来，他对自己当初的选择十分满意。

紧挨葡萄园的是一个药材基地。负责管理的是一个五十出头的汉子。他见到我，热情招呼：快进来看看，在外面

看不出什么名堂。我跟着他进去，里面种的是瓜蒌，相比葡萄，它的藤蔓细小，柔软，但特别多，彼此纠缠在一起，形成一道翠绿的屏障。眼下果实尚未成熟，一个挨着一个吊在空中，个大，青色，胖嘟嘟的，看了就有摘一个咬一口的冲动。但我知道这东西不能生吃，它是中药材，性寒，味甘苦，可以润肺、涤痰、消渴，在很多方子里做君药。它的籽可以加工成零食，晒干炒熟后拌上奶油，味道特别可口。见我一副沉醉的样子，他笑着说，现在还不是最好看的时候，你要是秋天来，瓜蒌黄了，会更好看。

他这么一说，我眼前仿佛出现这样一幅画面：藤蔓正在干枯，叶子已经凋零，只剩下金黄的瓜蒌，成群结队地挂在架上，风轻轻摇动它们，像数不清的黄色风灯。我弯下腰准备拍照，发现地里还种着白蔹，叶子张开，紫红色的花朵从大片贴地的绿色中冷不丁冒了出来。那不仅是一种稀缺的药材，也可作观赏植物。我举起相机，这片药材基地

定格在我的镜头中，绿色荡漾开来，如一轴画卷，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脚……

离开药材基地时，男子指着前面说，你顺着这条路走，就到荷花园了。荷花园大概二百多亩，荷花还未凋谢，莲蓬陆续成熟，三三两两的游人，撑着不同花色的伞，摆出各种姿势拍照。风吹过，笑声洒落，有白鹭惊起，一只接着一只，如一片片雪花飘向云天。

傍晚时分，我站在高粱地里，高粱举起高高的穗，风吹过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送来淡淡的凉意。这些高粱收镰后，将进入村里的酒坊，在古井水里，在劈柴飞溅的火星里，化作清冽的酒香。

这是湘东南川河畔的一个普通村子，它的名字叫和家。它既没有资源优势，也没有地域优势，但是这几年随着土地流转，已经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土地是沉默的，就像树一样，你注入新的内容，付出了汗水，它就会开出不同的花，结出不同的果，人们的日子，就收获着新的丰足。



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大地